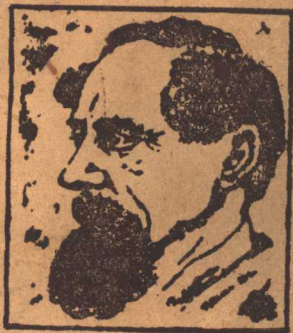


爐邊蟋蟀

譯正錄鄒 著司史竺



行發館書印惠德

發行

爐邊蟋蟀

迭 鄒
更 綠
司 芷
著 譯



通惠印書館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蟀 蟋 邊 爐

版初月一十年六十三國民

分	特約經銷處	發	譯	著
銷		行	者	者
處		所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通	鄒	迭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惠		
		印	綠	更
		書		
		館	芷	司
全				
國				
各				
書				
局				

定價每冊國幣 元

第二章

那是水壺先開始的！別告訴我皮瑞賓格爾太太說了些什麼。我比她知道得更清楚。皮瑞賓格爾太太或許會永遠在記事本上寫着：她說不出到底是他們兩個中間的那一個首先開始的；但是，我說那的確是水壺首先開始的。我應該知道的，我想！憑那隻角落里的蠟黃色的荷蘭小鐘來算，在那隻蟋蟀還沒有發出一聲唧唧之前，水壺開始已經整整五分鐘了。

在那隻蟋蟀還沒有完全加入之前，彷彿那隻鐘還沒有敲完，彷彿那一個在它頂部的痙攣的，手持鐮刀在一座摩爾宮前左右揮動的小乾草匠還沒有割下半畝想像中的牧草一般。

不消說的，我自然並不是確鑿無疑的。每一個人都曉得這一點。不管在那一方面，除非我十分確實了，我決不以我的意見來反對皮瑞賓格爾太太的意見。什麼也不會引誘了我的。但是，這却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而事實是，那是水壺先開始的，最低限度在那隻蟋蟀還沒有用任何標記來表示它底存在的五分鐘之前。反駁我吧，那末我還要說是十分鐘哪。

讓我正確地敘述一下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吧。若不是爲了這一種簡單的考慮——假如我要講一個故事，我必須從頭兒講起——就在我第一句話的時候，我就該那樣來進行的。可是，如果我不從水壺來

起頭兒，從頭兒講起可怎末可能呢？

你必須理解，那情形就好像在那隻水壺和那隻蟋蟀之間有一種競賽，或者是試練技藝一般。這便是怎樣達到了那種音樂，和它是怎樣出現的情形。

皮瑞賓格爾太太出了屋子走進朦朧的陰冷的黃昏里；她那雙木鞋劈里拍拉地踏過了潮濕的石板，在天井的周圍形成了許許多多的粗率的，幾何學上初步命題的作圖；於是她在水桶旁邊把水壺裝了水。然後她即刻就回來了，脫掉了那雙木鞋，（於是皮瑞賓格爾太太便小了許多，因為他們很高大，皮瑞賓格爾太太却很矮小）之後，她把水壺放在火爐上。在她這末做的當兒，她可已經惱火了，或者是一時把那壺摔了一下；因為那水冷得可真難過，而且在那種滑溜溜的，軟稀稀的，冷冰冰的情形里，它似乎要浸透每一種物質，（木鞋套環兒也包括在內）它似乎像獸爪似的擒住了皮瑞賓格爾太太的腳指拇，甚至於讓她滿腹都是。因此，如果我們對於我們的腿部頗為自誇，（也是有理由的）並且恰好在長統襪那兒保持特別乾淨的話，我們覺得這也是一時難於容忍的。

此外，那隻壺也正在發狂地發着脾氣。它不願意人家把它安置在爐竈上；它也不聽從它自己和一些煤塊和平相處；它偏要向前傾斜着身子，像一個醉漢似的，而且把涎水滴到火爐上，真是一個壺里的白癡。它氣勢洶洶的，噓~~~~~地叫着，而且咕哩呱啦地向那些火苗兒使着性子。而把這一切都總起來的是那個壺蓋兒，它爲着抵抗皮瑞賓格爾太太的手指，首先顛倒地翻了個身，然後使用一種巧妙的，滿有理由的固執歪着身子鑽進水里——一直沉到壺底上去了。於是那蓋兒上的王族喬治的小

船兒，便永遠沒有做出半點浮到水面上來的巨大的抵抗；那隻壺蓋兒在皮瑞賓格爾太太把它弄上來之前，就用這種辦法來反抗她。

即便是在那時，那隻水壺也還是顯出一副滿臉怒氣的，極其愚頑的樣子；它用一種輕蔑的態度把壺把兒撐在腰上，而且譏刺而又放肆地對着皮瑞賓格爾太太豎着它底嘴兒，似乎在說：「我不沸！什麼也動不了我底心！」

可是，皮瑞賓格爾太太却已經恢復了她底好心性了，她搓着她那兩隻肥胖的小手兒，而且在水壺前面坐了下來，笑着。同時那些愉快的火苗兒起伏着，火光一閃一閃地照在那隻荷蘭鐘頂端上的小乾草匠身上，一直到人們會認為他木立在那座摩爾宮前，而且除了火焰之外一切都靜息了為止。

然而他却是在動着；並且抽搖着；勻調而又規則地每秒鐘兩次。但是當那隻鐘將要敲的時候，他底苦痛看來可真是可怕；並且當一隻布穀鳥從那座宮殿的一個活門向外邊看着，還啼叫了六聲的時候，每一次它都震動了他，像一個魔鬼的聲音——或者是一個絲形的什麼東西扯着他底腿一般。

一直到一陣強暴的顫動和一陣從他身下的那些擺錘與索條中間發出來的隆隆聲完全平息的時候，這一個被嚇怕了的乾草匠才恢復了原狀。他之所以被驚嚇也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那些嘎噠嘎噠响的像瘦骨頭一樣的輪條，動作起來極其嘈雜難聽；而我也非常奇怪為什麼這末幾個人，特別是為什麼荷蘭人竟能喜歡把他們發明出來。一般人都相信荷蘭人喜歡寬大的盒子，也愛在下半身那兒多穿些衣服；因此他們一定不會不知道怎末竟使他們所造的鐘那末地骨稜稜的，而且毫無保護的。

現在，你留意。那水壺開始消遣這一個黃昏了。現在，那水壺逐漸地快活而且唱得像音樂似的了，它開始在喉管里發出一些抑止不住的淙淙聲，而且放縱地發出濁重的氣息，在起初它阻止着那聲音，彷彿它還沒有十分決意要做一個好意的同伴似的。可是在它兩三次那末茫然地企圖塞住它底歡樂的情感之後，它便拋開了所有的不痛快，所有的忌諱，而暴發出一串一隻多愁善感的夜鶯從來一點都想不到，那末安適，那末高興的歌曲了。

也那末明確！啊呀，你可能理解它像一本書一樣——也許比你我所能舉出來的一些書都更理解一些。那水壺把它的熱氣噴成一團輕柔的雲朵，那雲朵愉快而優美地上升了幾尺，然後便如同那隻水壺自己的家庭的天空似的瀰漫在壁爐角的周圍了。同時那水壺以那種歡樂的強健的精力高唱着，因此它底鉄身體响得呼呼的，而且在爐火上面激動着；而那個壺蓋兒本身，那個最近謀叛的蓋兒——那是一種有聲勢的光輝的榜樣——便表演了一種捷克舞，還拍達拍達地响着，像是一個聾而又啞的，剛出世的，從來不曉得它底孿生兄弟的用處的錢鈸一般。

毫無疑問地，那水壺唱的這支歌是一支邀請與問候的歌曲，也是歡迎一個出了門的，在那時正歸返到那個小小的適意的家和那一堆熾旺的爐火的人的歌曲。當皮瑞賓格爾太太坐在火爐前面默想着的時候，她完全理解了它。那水壺唱道：

「這是一個漆黑的晚上，枯萎了的樹葉鋪在道旁；天空里一切都黑黯而又朦朧；雪水和清泥佈滿在大地上；在整個陰慘而黝黑的空氣里只有一點光亮；可是我認為它並不是什麼光亮，却不過是一點

深濃的發怒似的紅光；在那兒太陽和風一起，因為黑雲造成了壞天氣的罪過，便把一個印痕烙在它底身上；廣闊的原野是個黑沉沉的長片兒；地上是融雪，指路標上掛滿了白霜；水結成了冰，不再自由地流淌；而你不能說出有什麼東西還是它原來應該那樣；可是他來了，來了，來了——」

於是就在這兒，請你注意，那隻蟋蟀合起來了！它用一種合唱的方式那末宏亮地唧唧、唧唧着；和那隻水壺比起來，那聲音與它底身個兒那末出奇地不成比例；（身個兒！你簡直看不見它！）因此如果它就在那個時候，就在那個地方像一個裝滿了火藥的槍似地爆炸了，如果它就在那兒倒下死去，並且把它小小的身軀唧唧地叫成五十段的話，人們也會認為那彷彿是一種天然的，無可避免的結果，也彷彿它特意爲了這種結果才費勁兒唱着似的。

那隻水壺已經達到它獨唱表演的末尾了。它用一種不減低的熱情持續着；可是那隻蟋蟀却處於領導地位而且抑制了它。聽啊，它怎樣唧唧地叫啊！它尖銳的刺耳的聲音透過了房屋晌着，彷彿一顆星似地要閃爍到外面黑漆漆的世界里一般。在它唱得聲音最高的時候，那聲調里便有一種微弱的描寫不出的震顫，那種震顫使人想到它已經斷了腿，而由於它自己強烈的熱切却又跳起來了。然而，他們——那隻水壺和那隻蟋蟀——却在一起奏得很好。那隻歌曲的重疊部分仍然是同一的，仍然越來越高，他們唱着競爭着。

那一位纖小的，秀氣的傾聽者——因為她的確秀氣，而又年青；雖然有幾分湯圓形，但是我本人却不反對那一點——點起了一隻蠟燭，向那個鐘頂上的乾草匠瞥了一眼，（他正在均勻收穫了許多

分）然後又看着窗外，可是因爲天色黑洞洞的，所以除了她自己的映在玻璃上的影子之外，她什麼也沒有看見。而我底意見是（你們的意見大概和我的一樣）她大概曾經看了很遠，可是却沒有看見什麼悅意的景物。當她回來坐在從前那個座位上的時候，那隻蟋蟀和那隻水壺仍然繼續唱着，在他們之間有一種競爭的極度的狂熱。顯然地水壺已經處在軟弱的一邊了，可是它並不曉得它是什麼時候敗北的。

那真是一場極興奮的競走。唧唧，唧唧，唧唧！蟋蟀在一哩路開外。呼嚕，呼嚕，嚕呼，呼！水壺在後頭追趕着，像個大陀螺似的。唧唧，唧唧，唧唧！蟋蟀繞着牆角。呼嚕，呼嚕，呼嚕，呼！水壺在路上緊跟着，沒有一點屈服的意思。唧唧，唧唧，唧唧！蟋蟀比以前更有力。呼嚕，呼嚕，呼嚕，呼！呼！水壺却穩健而又沉着。唧唧，唧唧，唧唧！蟋蟀就要打敗了它。呼嚕，呼嚕，呼嚕，呼！呼！水壺不要它打敗。直到最後，他們在這場比賽的手忙腳亂與亂七八糟的情形中那末地混攪在一團，以至到底是水壺唧唧地叫，蟋蟀呼嚕呼嚕地叫呢。還是蟋蟀唧唧地叫，水壺呼嚕呼嚕地叫呢，或者是他們兩個都唧唧地叫，也都呼嚕呼嚕地叫呢，那却需要比我我要清楚得多的頭腦來正確地判斷一番。但是，這一點却是毫無疑問的：就是——在同一的時刻里，他們憑着他們兩個最理解的某一種混和力，各自都把它底愉快的爐邊的歌曲，流進一道從窗子照射到那條巷子的遠處的燭光里去了。這縷燭光突然跳到在那一刻穿過黑暗走近了它的某個人身上，於是它便在一閃之中，真切地把那歌曲的全部意義告訴了他：而且好像喊着說：「歡迎你回家，老朋友！歡迎你回家，我底夥伴！」

達到了這一個目的，水壺便完全敗北了，這時水已經翻開，它便被從火上拿下去了。於是皮瑞賓

格爾太太跑到門前去，在那兒，一方面是車輪聲，馬蹄踐踏聲，人聲，一隻發怒的狗跑出跑進的吠聲，一方面是一個嬰孩驚異的神祕的表情，不久就有個什麼人來了。

那嬰孩是從那兒來的，皮瑞賓格爾太太在那一瞬間怎樣抱起了他，我都不清楚。但是在他懷里可確實有一個活生生的嬰孩；並且當她被一個結實的人輕輕地牽到火爐旁邊的時候，她彷彿在那嬰孩身上有相當多的驕傲；那人比她高得多，年紀也比她大得多，他在吻她的時候，必得把上身俯下。但是她值得這種麻煩的。六尺六寸高的個兒，還害得腰痛，大概也會做這件麻煩事的。

「哎，天啊，約翰！」皮瑞賓格爾太太說，「天氣把你弄得個什麼樣兒了呀！」

不消說，他已經狼狽不堪了。濃霧凝結成塊掛在他的睫毛上，像融化了的糖一般；在他從霧氣里走近火爐的當兒，他底額鬚上便顯出青一塊紫一塊的各種顏色。

「唔，你曉得，點兒，」約翰慢慢地回答着，那時他正從頸子的周圍解下一條頸巾；並且暖着手兒；「的確——已經不是夏天了。所以，也不怪哩！」

「我希望你別把我叫做點兒，約翰。我不喜歡它。」皮瑞賓格爾太太說，嘴兒撇着，那樣子很明白地表示她的確喜歡它，而且極喜歡呢。

「可是你不是點兒又是什麼呢？」約翰回答說，微笑地向下注視着她，並且用他那巨大的手臂輕輕地擁着她底腰。「一個點兒和——」說到這里他瞥了那孩子一眼——「一個點兒和進一位——我不要講它了，因為恐怕我講得沒有味兒；可是這玩笑我差不多還開得不錯吧。我不知道我曾經開得更好

些。L（註一）

憑他自己說，他差不多總是很聰明的；這一個緩慢的呆笨的忠實的約翰；這一個身體那末粗大，可是心靈却那末輕快的約翰；他表面上那末粗魯，但是內心里却那末溫柔；外貌那末猥滯，但是內里却那末機敏；他那末魯鈍，然而却那末善良！啊，天性之母啊，把那種藏在一個卑微的輸送夫（且說，他只是一個轎送夫。）的胸懷中的，心靈的純真的詩篇給予你底孩子們吧——那末縱然他們談着散文的語言，過着散文的生活，我們也能够容忍的；而且由於他們的友伴，我們也能够來稱揚你了。

那是令人愉快的：當你看着纖小的點兒懷裏抱着一個簡直是洋囡囡一般的嬰孩，眼睛帶着一種好像是賣弄風情的心思瞥着火苗兒，而且把她那嬌小的頭低在一邊，恰恰足以用一種奇妙的，一半自然，一半做作的撫愛而又悅意的姿態使它靠在那個輸送夫底巨大的粗獷的身軀上。那是令人愉快的：當你看見他溫柔地笨拙地企圖用他粗笨的姿勢輕微地扶着她；並且把他那雄壯的中年的身軀造成了一隻與她那開花一般的青春相稱的倚杖。那是令人愉快的：當你注意到那個站在後面等待那個孩子的斯洛拜小姐怎樣留意着（雖然她才十幾歲）這種團聚的樣子，並且站着把她的眼睛和嘴都張得大大的，頭向前伸着，就好像吸氣似地把這一切都吸進心里。同樣那也是極其悅意的：當你注意着在點兒提到上述的那個嬰孩的時候，輸送夫約翰怎樣在要摸到他的當兒把手兒縮回來，好像他以爲他會捏壞他一般；然後他弓着腰，怎樣從一段安全的距離仔細地看着他，心里充滿着一種迷惑的驕傲；那種驕傲正如同人們會想像到一隻溫和的猛犬可能表現出來的，如果有一天他一下子發現了他是一隻小金絲

鳥的父親。

「他不漂亮麼，約翰？他睡得樣子不可愛麼？」

「很可愛，」約翰說。「可愛極啦。他總是睡着的不是麼？」

「哎呀，約翰！不是！」

「噢，」約翰沉思着說。「我以為他底眼睛總在閉着哩。啊哈！」

「天哪，你講的話多末嚇人呀！約翰。」

「他那末把他們向上翻着可不對勁兒！」受了驚的轎送夫說，「是不是？你看他在怎樣乍巴着那兩隻眼睛啊！瞧他的嘴！他喘得像一條金銀魚似的！」

「你不配作一個爸爸，你不配，」點兒說，態度里帶着一個很有經驗的保姆的全部尊嚴。「可是你多末應該知道那些孩子們時常害的小災小病啊，約翰！你們連那些名字都不知道，你這笨漢！」於是當她把那個孩子翻轉到她底左臂上，還拍着他底背使他安靜的時候，她便笑着，搗她丈夫的耳朵。

「不知道，」約翰說，脫下了他底外衣。「那是真的，點兒。我不怎末知道那些。我只知道今天晚上我和西北風拚得可真惱火。一路回家都吹的西北風，一直廳到車里！」

「可憐的老頭兒，的確是西北風呢！」皮瑞賓格爾太太叫着說，立刻就忙碌起來了。「這兒！把寶寶抱去，蒂里，我底事情多着哪。啊唷，我簡直能把他親得閉了氣，我真能！走開！波瑟，走開！我底好狗兒！約翰，就讓我先來作茶吧；然後我再來幫你拿那些郵包，我簡直像個忙蜜蜂似的呢！」

何以育幼，」——還有其餘的那些，你曉得，約翰。當你在學校的時候，你學過那一課『何以育幼』嗎，約翰？」

「我不十分清楚了，」約翰回答說。「從前我差不多是學過的。可是我敢說，我恐怕只會把他糟蹋了的。」

「哈，哈，」點兒笑着。她那種小巧的最歡愉的笑，你從來都沒有聽見過。「真的呢，你是個怎樣的可愛的糊塗佬兒啊，約翰！」

約翰對於這個稱呼一點也沒有反駁，便到外面關照着馬夫要他把馬照料好；馬夫拿着一隻像鬼火似的，一向在房門和窗子前面左右幌動的燈籠；那馬肥得很，如果我把它的身量告訴你，你不會十分相信的；而且也那末老，因此它的生日也老得模糊不清了。波瑟感覺到他的親切應該公平地分配給家裏的每個人，因此忙亂不定地出來進去的衝着；時而在馬夫正在洗馬的馬圈門前繞着那匹馬汪汪地叫了一圈；時而做出撒野地向他女主人衝撞的樣子，可是又一下子很滑稽地停了下來；之後，又冷不防地把他濕漉漉的鼻子貼到靠近火爐坐在育兒椅上的蒂里斯洛拜的臉上，因此便使她尖聲的叫了起來；接着，又對那孩子表現了一種放肆的關切；繼而又繞着火爐走了幾遭，於是便臥下去了，彷彿他已經決心要來守夜一樣；以後，他却又站了起來，搖擺着他那節短小的尾巴頭兒走到外面去了，好像他剛剛記起了一個約會，因此便趕緊邁着疾速的步子去履行一樣。

「喂！茶壺在爐架上預備好了！」點兒說，她勤快地忙碌着，像一個在玩着管理家務的孩子一

般。「這兒是醃肉肘子，牛油，還有硬壳麵包，和一切東西！裝小包裹的衣籃在這兒，約翰！如果你那兒有的話——你在哪兒呀，約翰？——不管你做什麼，可別把小寶寶掉到爐格子底下去，蒂里！」

儘管斯洛拜小姐興高采烈地拒絕了這一個警告，然而她有一種把那孩子弄出了岔子的罕見而驚人的天才。却是極著名的：因此便有幾次由於一種特別屬於她本人的習性而使那個小生命遭受了危險。這一位年青的女郎，體態生得瘦瘦的，硬板板的，因此她底衣服便時常顯出要從那兩個尖釘兒——她底肩頭上滑下來的樣子，那些衣服就那末鬆散在那上面掛着。她那衣服，因為在所有的時機里，都顯出她對於一件剪裁得很奇特的法蘭絨馬甲的偏愛，也因為在背部那兒露出一點老綠色的胸衣給人們看，因此是很出奇的。斯洛拜小姐總陷在一種對於每一件事物都睜大着眼睛羨慕的狀態中。此外也時常出神地想着她底女主人和那孩子底完美，因而她在那些判斷的小錯誤之中，可以說對於她的頭和她的心都同等地尊敬了；雖然他們對於那孩子的頭很少尊敬，雖然他們偶而使那頭碰到杉木門，衣櫥，樓梯欄杆，床柱，以及其他極不相宜的物件上，可是那些判斷的錯誤却依然是她底忠實的結果；那結果是由於她時常驚奇地發覺了她被待遇得那末好，而且被安置在那末舒適的一個家里而形成的。因為父系和母系的斯洛拜同樣都歿世無聞了；而蒂里從前是被公共慈善機關養大的——一個「棄兒」(foundling)，這個字，雖然和「愛兒」(fondling)只差一個母音，意義却極其不同，它所表示的也完全是另外的事物。

如果你曾經看見過小巧的皮瑞賓格爾太太同她底丈夫拖着那隻衣籃走回來，費着最大的勁却一點

什麼事也沒有做（因為實際上是他挽着那隻衣籃），那一定會使你覺得好笑得差不多像使他覺得好笑一樣。據我想，那也會使那隻蟋蟀覺得好笑的；聽，的確地，它現在又開始唧唧地強烈地唱了。

「啊唷！」約翰用他那緩慢的語調說。「我想，它今天晚上比從前更快活了。」

「而且它一定給我們帶來好運氣的，約翰！它時常那樣的。在火爐旁邊有一隻蟋蟀，簡直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事情了！」

約翰注視着她，彷彿他底腦海里已經在想着她就是他的重要的蟋蟀，而且十分同意她一般。但那也許是一個剛剛從他底腦海里逃脫了的思想，因為他什麼也沒有說。

「我第一次聽到了它的愉快的細小的音調，約翰，是在你把我帶到家來的那個晚上——當你把我帶到這兒我的新家來，我作了它的小主婦的那個晚上。差不多在一年以前。你記得麼，約翰？」

啊不錯。約翰記起了。我想一定是那樣。

「它的唧唧聲那末歡迎我！它彷彿那末充滿着希望和鼓舞。它彷彿說，你將會和藹地溫柔地對待我，而且不希望（那時我真怕，約翰）在你愚蠢的小妻子的肩膀上去尋找一副老腦筋。」

約翰深思地拍撫着她底一隻肩膀，然後又拍撫着她底頭，就好像他在說着是的，是的；他從來也沒有那末期望過；並且像他們原來那樣把他們娶到家里來，他早已十分滿意了。而實實在在地他是極有理由的。因為他們是生得很端秀的。

「當它似乎那末說的時候，約翰，它說的都是真話；因為，我確實相信對於我，你一向便是一個

最好的最體貼的最溫存的丈夫。這兒一向便是一個幸福的家庭，約翰；因此爲了它的緣故，我愛那隻蟋蟀。」

「當然我也愛它，」輸送夫說。「我也愛它，點兒。」

「我已經聽到它許多次了，每一次我都愛它，因爲它那溫良無害的音樂曾經給我許多許多的思緒。有時候在黃昏里，當我覺得有一點寂寞而且悵鬱的時候，約翰——在孩子還沒有出世來陪伴我，而且使家里熱鬧之前——當我想到如果我死了，你會多末地孤寂；如果那時候我能够知道你已經失去了我，我又會多末地孤寂的時候，親愛的，它唧唧，唧唧，唧唧地在爐邊唱着，彷彿把另外一個細小的聲音傳到我耳邊似的，它那末甜蜜，對於我又那末親切，因此聽着它送來的聲音，我的煩惱便像夢一樣地消逝了。還有，當我往常在害怕——我的確害怕過，約翰，你曉得我是很年青的——害怕我們的婚姻——許會成爲一場鷄飛狗吵的婚姻的時候，因爲我是那樣一個孩子，而你却像我的父親，不像我的丈夫；當我害怕不管你怎末費勁兒，你或許不能像你希望和祈禱那末說的學着愛我的時候，它底唧唧，唧唧，唧唧，便又使我歡樂起來，而且使我充滿了新的自信了。親愛的，今天晚上當我坐着你的時候，我就在想着這些；因此爲了他們的緣故，我愛那隻蟋蟀。」

「我也愛它，」約翰重複着說。「可是，點兒！我希望而且祈禱我會學着愛你？你這話是那末說的啊！在我還沒有把你帶到這兒來作那隻蟋蟀的小女主人之前，我不是早已經學到那個了麼，點兒！」

有片刻的時間她把手放在他底臂上，而且面部激動地注視着他，彷彿要告訴他什麼事情似的。接着她便在那隻衣籃前面跪下，活潑地談着，忙碌地清理着那些包裹。

「今晚上他們倒不多，約翰，可是方才我看見車子後面還有些貨物；雖然他們很麻煩，也許運費還不少哩；因此我們也就沒有什麼抱怨的理由了，不是麼？此外，我敢說，當你回來的時候，你便已經輸送一些了，該是吧？」

「噢，是的，」約翰說。「送了很多了。」

「噢，這個圓盒子是什麼呀？啊唷，約翰，那是塊結婚喜餅！」

「任憑一個女人獨個兒去看破它吧，」約翰讚美地說。「如今一個男人永遠也不會想到它的。因此我相信即便你把它一個結婚喜餅藏在茶葉箱里，或者是一架摺起來的寢床里，或者是一隻醃鮭魚的缸子里，以及任何一個不叫人相信的東西里，一個女人也一定即刻會把它識破了的。不錯，那是在麵包店里訂的。」

「而且它重得我不曉得——全部要有「亨特威（Hundredweight）——」點兒喊着，做出一種打算把它提起來的樣子。「那是誰的，約翰？它要送到那兒去呀？」

「看那面的字吧！」約翰說。

「噢，約翰！天哪！」

「啊呀！誰會料得到！」約翰回答說。